

新 小 說

新舊家庭卷下

商務印書館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9 26268

新舊家庭初集卷下

第十三回 李錄事新房驚好夢 陸秀才煙榻訓親兒

英姑戰兢兢的從被窩裏探起半個身子側着耳朵兒聽只聽得他老子喚道英姑牀下有人藏躲着快來快來（喚得含糊）英姑畢竟是女孩兒家聽得牀下有人先自呆了只道自己牀下匿着人嚇得渾身發抖口都噤了其實這是第一錯着在這當兒只須在牀上答應一聲便可免卻許多嫌疑可惜英姑見不到此答應得太遲了他老子喚英姑不應又一疊聲的喚丫頭快來只聽得他繼母啐道一個男子漢恁般沒膽量房裏現點着明晃晃的花燭怕甚麼你不下牀待老娘自去看來接着聽得呀的一聲像有人推開新房後面的短窗蓬的一響像有人跳落在夾街裏面霎時間踢踢踢踢夾街脚步怪響英姑

曉得這條夾街。直通自己臥室的後面。眼睜睜瞧着兩扇後面的紙窗。生怕他來推動。說時遲那時快。早見後窗外面黑影一閃。接着猛力的幾拉。震得窗檻都動。不是鐵紐搭住。早已拉了開來。英姑這一嚇。非同小可。幾乎失聲大哭。那時夢生在房裏喊道。不好。不好。有人從後面跳窗走了。他娘子道。我方才向牀下一窺。只見一個人倏的從牀後逃去。雖沒瞧見面龐。卻被我瞧見一段辮梢。大約是個女子。這幾間屋內梳辮子的女子。是誰。(問得詫異)夢生也不置答。只是一疊聲的喚。英姑喚小丫頭莫姑。聽得夾街裏沒有聲響。才敢答應道。爹爹。險些兒把孩兒嚇死。夢生道。別多說。你快起來。英姑沒奈何。穿衣下牀。先到側廂裏。把小丫頭推醒了。同到新房裏去看。動靜走到房門口。門尚沒開。等了一會子。夢生夫婦方才下牀。開門先把箱籠什物檢查。一周絲毫沒有遺失。娘子冷笑道。眼見得這個人並不是來偷物的。(笑得詫異)小丫頭掌着燈。照到。

床後道奇怪奇怪這兩扇短窗平日都用鐵紐搭住怎麼今夜竟洞洞的開了娘子瞟了英姑一眼道眼見得來的是熟人他存心要匿在牀鋪下所以日間預把鐵紐解去了（瞟得詫異）夢生忙喚小丫頭跳下夾衛察看行蹤小丫頭聳着肩膀縮着頭只是不敢下去夢生罵道小鬼頭恁般沒膽你不下去我便賞你幾個暴栗子吃一壁說一壁握着拳頭做出鑿暴栗的模樣小丫頭沒口子的答應那敢違拗先把燈在窗檻上放了然後翻到夾衛裏重掌了燈鴉行雀步的一步步走將過去說道夾衛裏並沒有人娘子喚道你把英小姐房裏的後窗照一下子我方才聽得那人從這邊逃去（喚得詫異）小丫頭道呀怎麼這窗紙都抓碎了像有人拉過一般英姑也向夢生說道方才我在房裏瞧見窗外黑影一閃便有人猛力拉窗把我嚇得……話沒說完娘子劈口一啐道嚇甚麼你便是自己瞧見了自己的黑影（啐得詫異）英姑這一氣非同小

可只是渾身發抖。那時小丫頭重又翻進房裏，熄了燈，說道：各處都已照過，除卻窗紙，抓破沒見甚麼蹤跡。娘子哼了一聲，道：還要照甚麼？老娘肚裏比油火蟲還亮。（哼得詫異）說時沒好氣的向床沿上一坐，板着臉，仰着腦袋，大有盤馬彎弓、躍躍欲發的態度。（我替英姑捏一把汗）夢生、英姑、小丫頭三人，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大家都不作一語。房裏頓時靜悄悄地，編書的趁這當兒，卻要補敍幾句，以清眉目。夢生住的是平屋，不是樓房。本書第二回早已交代清楚。屋子三間平列，中間是客堂，上首是夢生臥室，下首是英姑臥室。前面都有側廂，後面都有短窗。窗外便是夾街天井。這夾街直通房主人的院落，卻憑一扇側門作爲界限，分個內衙外院。這側門終年關閉，無人出入，便要出入也須從房主那邊開進來，不能從夾街裏面開出去。照這情形，匿在牀鋪下的女子，端的是誰？看書的不待思索，早已明白。然而這三度嫁人的新娘子，一番思索竟

破題兒發出晚娘手段。惡狠狠的瞅了英姑幾眼，便發話道：「好個女孩兒！你不省得踏上爺牀便是娘？竟敢想出這個惡計，前來消遣老娘！你預把窗上的鐵紐去了。三更半夜私自進房，躲在牀鋪下。你要探聽甚麼？這幾句話說得英姑又是冤，又是氣，又是痛，又是臊。眼圈兒一紅，滴溜溜的淚珠滾下。（可憐）娘子呸道：「你揀着老子娘的大吉日，躲在新房裏哭，你要哭死誰？來老娘眼裏的女孩子，見過了盈千累萬，從沒見你這般的刁鑽促狹！老娘同你老子睡在牀上，上不瞞天，下不瞞地。明媒正娶，周公之禮。（居然叶韻）你匿在牀鋪下，還要吃吃地笑。（冤哉枉也）似這般沒規矩，豈不辱沒了女孩兒身分？老娘進了門，第一要家教森嚴，倘然治家不嚴，便要討人家說話。不像從前你們家裏的那個養了女兒，不知教導到了今朝，做出這般丟臉的勾當。你雖不是老娘養的，卻不能不服老娘的管束。今天是大吉日，老娘不來破手，到了來朝，你提防着精。」

皮膚一頓打憑你鋼鐵一般硬經着老娘的手也要化成餳糖一般軟娘子夾七夾八的一頓排榦尙沒說完英姑早已掩着面跑到自己房裏倒在牀上匿在棉被裏曷答曷答的哭這一哭直要哭到天明（可憐）小丫頭怕攬是非也去睡了夢生明知這事不是英姑幹的少不得在渾家面前分說幾句他娘子那裏肯信一來起初夢生在牀上喚英姑英姑不曾答應二來英姑梳着辮牀下匿的女子恰也是梳着辮三來英姑房裏的短窗明明有拉動的痕跡有這三項證據娘子心裏便斷定是英姑作的惡劇今夜虧着『周公之禮』的大題目才寄下這頓毒打夫婦倆搭上鐵紐關上房門自去圓他們的好夢話分兩頭書卻平行這所大宅子裏夜闌人靜都入睡鄉惟有房主人陸鏡蓉躺在煙榻上捧着煙槍正是精神抖擻再接再厲的當兒忽聽得樓梯上有脚步聲響鏡蓉暗想時交半夜還有誰到樓上來察察察的抽完了一筒煙回頭看時

卻正是寶貝女兒桂枝神色倉皇的跨進房來。鏡蓉把桂枝喚住了。叫他坐在煙榻旁邊有話與他講。桂枝與他老子雖同住在幾間樓上。卻是難得會面。桂枝起身。鏡蓉睡了。鏡蓉起身。桂枝睡了。這番父女會面。自交新年算來。不過第三次。桂枝素來不大聽老子教訓。這夜賊人心虛。自知擔了不是。老子叫他坐。他便在煙榻旁坐了。鏡蓉吹去了煙斗裏的藏煙。一壁兒捲煙泡。一壁兒說道。年少閨中女。須敎習禮儀。怎麼深更半夜。你尚在樓梯上走動。桂枝垂着頭。只不做聲。鏡蓉道。我既難得與你會面。你娘又沒學問。不能教訓你。今夜趁我沒有睡熟。卻有許多做女子的大道理。與你細講。古來貞孝節烈的女子。有的是。代父從軍。有的是冒刃衛姑。有的是引斧斷臂。有的是截髮留賓。你子細聽着。待我一樁樁從頭細講。說著時。又合着眼。把幼學句解上的列女一篇默默的背了一編。正待開講。卻聽得煙榻旁邊齁齁的鼻息聲。睜眼看時。早見桂枝。

點頭播腦拜佛般的在那裏打盹正是

品評列女奚爲者 實驗催眠信有之

第十四回 偵探家實地調查 賢淑女籲天怨痛

原來這位陸桂枝小姐並非等閒之輩他在人前自誇是一位大偵探家同居人家歎一聲歎打一個呵欠他都會知曉（回顧第七回）這回李夢生做親明替大偵探家增添材料桂枝起了好奇心暗暗地告個奮勇立志要把新房裏的祕密公案探聽一個水落石出乘着衆人不注意的當兒預把新房裏的後窗解了紐院落裏的側門去了門比及夜深人靜他便躡着脚步從院落抄入夾街走到新房後面把耳朵貼着後窗獨在窗兒外幾曾敢輕歎歎他便做了紅娘的化身然而他的好奇心竟比紅娘深透一層窗兒外那裏聽得真切幾次三番要翻過窗裏來只礙着夢生夫婦尙未深入睡鄉等了良久聽得鼾

聲已起。他輕輕把後窗拉開了。翻身進去順手把窗兒虛掩着。房內明晃晃點着花燭。一時沒處藏身。便在新牀底下。權躲一躲。後來不知聽着些甚麼。忍俊不禁。牙縫裏迸出微微的笑聲。趕忙縮住。早喫那牀上的新娘子。聽得夫婦倆頓時聲張起來。牀下的桂枝暗想不妙。三十六着。走爲上着。此時不走。等待何時。倏的從牀背後鑽出。推開虛掩的窗。跳入夾街裏面。一時情急智生。便想出一個移禍江東的計較。打從英姑房後經過。順手把窗兒搖動幾下。然後躡着脚步。輕輕的推開這扇側門。向自己院落裏逃去。答轉身來上了門。門內衙外院重又隔絕。暗喚一聲。徼倖沒有被他們識破。真面目到了自己家裏。還怕誰來。這回偵探案所有祕密早已十得八九。人不知鬼不覺。竟被我脫身而出……

桂枝一壁思想。一壁摸上樓梯準備睡倒牀上。蓋着棉被。把這前後案情在被窩子裏細細思索。列位桂枝雖自信玲瓏剔透。人不知鬼不覺。大家都被他

瞞過誰料上了樓尙有一個『人不人鬼不鬼』的老子。（回顧第三回房東太太口中語）未入睡鄉竟被他喚住了。絮絮叨叨講甚麼貞孝節烈的故事。煙榻上面實行那義方的教訓手執短籤權代神鍼法灸口噓濃霧聊充化雨春風。那時桂枝的頭腦裏面滿滿的裝着這件祕密公案。誰有甚麼空閑耳朵聽這沒要緊的故事。不知不覺便齁齁的打盹了。鏡蓉畢竟愛惜女兒生怕他睡着受凍把他推醒了。叫他快快進房安睡。明天這裏有新租戶進宅。（預爲第十七回伏案）你娘不管事進宅的時候須得你出去招呼。休要睡得昏了。租戶進宅覓不見房東家裏的人影。討人家笑話你的年紀漸漸的大了。人大志氣大不比做小孩子的時候可以胡亂行事。你不聞閨門女訓裏面道的是『一年計在春一日計在寅早起休貪睡勤勞家易成』。桂枝聽得叫他睡便腳底塗着油的一般也不管老子嘴裏哼着甚麼關門女訓開門女訓離着老

子睡魔也退避三舍。趕到自己房裏。關上房門。卻把新牀底下得着的教訓子細思索。（這真是關門女訓）覺得這種教訓親切有味。比着老子嘴裏哼出的貞孝節烈。竟是天遠地隔。大不相同。（煙榻上面的閨門女訓怎及新牀底下的關門女訓）先儒道學問可以變化氣質。從此以後的桂枝竟變換了一種氣質。頭髮不蓬了。梳得髮光可鑑。雙手不油膩了。洗得潔淨無瑕。衣服不骯髒了。換得徧體生新。指甲不似黑玻璃了。剔得一塵不染。正所謂佛要金裝。人要衣裝。鄉村裏的黃毛丫頭一經易服更衣。便要改容換面。何況桂枝素有姿色。加着一番打扮。牡丹花好又有綠葉扶助。只落得人人喝采。個個回頭。少年探。豔。圍。裏。免。不。得。大。開。會。議。把。陸。桂。枝。三。字。芳。名。排。列。最。優。等。內。當。做。重。要。人。物。看。待。鏡。蓉。偶。然。見。了。女。兒。暗。想。這。妮。子。果。然。人。大。志。氣。大。不。似。從。前。的。頑。皮。模。樣。可。見。煙。榻。上。面。的。一。番。教。訓。大。有。效。力。趙。師。母。見。桂。枝。改。變。了。模。樣。拉。着。新。

嫂。嫂。竊。竊。私。議。說。從。前。替。桂。枝。擔。保。的。保。單。現。在。要。勾。銷。撕。毀。了。新。嫂。嫂。道。師。
母。的。眼。光。畢。竟。比。衆。不。同。真。個。是。三。縕。梳。頭。的。諸。葛。亮。兩。截。穿。衣。的。劉。伯。溫。（
回。顧。第。八。回。）這。些。都。是。後。話。提。前。交。代。以。後。便。不。再。敍。回。轉。筆。來。又。要。說。着。
這。個。沒。娘。女。兒。他。在。被。窩。子。裏。滾。滚。的。淚。陣。幾。乎。把。這。個。枕。頭。淌。去。平。白。無。端。
受。這。冤。枉。有。口。也。沒。處。伸。訴。思。前。想。後。那。裏。眠。得。着。直。到。東。方。透。白。方。才。朦。朧。
睡。去。彷。彿。見。已。死。的。親。娘。同。他。相。會。他。待。迎。上。前。去。細。訴。肺。腑。他。娘。又。不。見。了。
正。在。號。呼。覓。娘。的。當。兒。猛。聽。得。有。人。在。枕。畔。喚。着。他。的。名。字。睜。眼。看。時。卻。不。是。
已。經。亡。過。的。親。娘。恰。是。現。在。活。着。的。親。爺。英。姑。曉。得。時。候。不。早。趕。忙。披。衣。下。了。
牀。夢。生。低。向。女。兒。道。英。姑。昨。宵。的。事。我。也。曉。得。你。受。了。幾。分。冤。苦。（豈。但。幾。分。
而。已。哉。）你。娘。雖。是。晚。娘。你。爺。畢。竟。是。親。爺。不。見。得。娶。了。晚。娘。親。爺。便。變。做。了。
晚。爺。說。着。便。伸。頭。在。門。外。瞧。一。瞧。見。沒。有。人。竊。聽。便。續。說。道。論。起。這。事。委。實。

十分可疑。你娘瞧見床下匿着的是一個拖辮的女孩子，跳到夾街裏便不見了。我當時喚你，你又不答應。偏偏你房裏的後窗又搖動了幾下，隔了良久，你才開出口來。種種疑竇不一而足。你娘是新來的人，又不曉得你的性質，當然要疑到你的身上。然而你的性質我卻深知其細。諒來不會幹這沒腦子的事。（諒來者疑而未決之辭也。）英姑聽到這裏，忍不住索落索落的拋眼淚，急忙剖道：爹爹這是天大的冤枉，孩兒怎肯……夢生搖手道：別多講。我總算信得過你就是了。（總算者含混敷衍之辭也。）你不見滿窗都是紅日？你妹妹早已起身，你娘在房裏發話，只道你昨宵受了幾句話，今天便賭氣不起身。你是素有德性的，見了你娘，你別撩撥他。無論昨宵的事是你幹，不是你幹，你娘說着你只不做聲便是了……在這當兒門外一陣脚步響，新娘子帶來的隨員早已奉命前來，大加申飭，扯開了一張油瓶嘴，見着晚爺也沒有稱呼，便道：喂。

你在這裏幹甚麼娘說道（三字響）新房裏面沒有大蟲吃人（怎說沒有）新牀上面沒有鋼針刺肉你一骨碌扒了起來父女倆鬼鬼祟祟又在那裏商議甚麼詭計夢生低着頭漲紅了臉自向新房裏敷衍這位娘子小鈴又不住的向英姑刮臉說道羞不羞羞不羞英姑不去理會他草草梳洗已畢便陪着小心到繼母面前去伺候娘子夾七夾八的痛罵了一頓英姑只依着老子的叮囑怎敢分辯半個字滔滔汨汨的淚泉怎敢奪眶而出變做急流勇退只向腸胃裏淌去自古道無風不能起浪這幾天內娘子雖躍躍欲試英姑只默默無聲尙沒甚麼意外風波一天早晨英姑披衣起身正在鋪床疊被的當兒驀然見枕底一件東西失卻了原狀一時觸目驚心暗暗喚我的心頭肉卻被人家剜將去了正是

一團肉自心頭剜 三個魂從項上飛

第五回 捧遺像真面失廬山 進讒言沸油澆烈火

上回結尾並非編書的故作險語。這位又賢又孝的英姑到此地步真個是剜卻心頭肉飛掉項上魂。原來晚娘隨帶來的油瓶同着英姑一房居住真有許多事不大穩便這個油瓶算得名副其實不但油頭油腦油嘴油臉並且天生一副揩油好手段。英姑做活計的針箍線囊零綢碎緞稍不留意便被他一件一件的攬入油瓶裏面。英姑待與他理論卻怕他老羞成怒。狐假虎威鬧出甚麼亂子只得忍氣吞聲啞吧吃黃連沒說處的苦。從此以後一切零碎東西收拾得十分嚴密佛一般的待他賊一般的防他。一夜英姑在燈下做活計做到夜深人靜正待上牀。英姑每夜臨睡的當兒必須捧出亡母遺容端相一番默禱一番。這夜也是合該有事同住一房的小鈴早已一瞓夢醒他偷眼見燈光之下英姑捧着一張洋畫般的東西顛頭播腦的看嘴裏喃喃呐又聽不出。

說甚麼小鈴暗想英姑真可惡有了頑意的東西竟瞞着我一個兒在燈下偷看這張畫片一定是好看的不是東洋人裸體打架定是西洋人文明結婚他不給我看我偏要看想到這裏身子從被窩裏伸出幾寸睜着兩隻怪眼同着睡魔廝鬪睡魔戰不過避到英姑牀上英姑做活計時熬了半夜早已十分困倦睡魔來纏繞無力支拒不到片時微微的透出鼻息聲音小鈴聽着怎不歡喜趕緊披着棉襖赤着腳一步一步的擺將過去地板上不露聲息揭開帳門舉目四睜卻尋不着這張畫片老大的失望正待返身回牀也是合當有事眼梢一掠卻見枕頭下面露出一隻紙角輕輕一抽早已到手正把頭兒探出帳門卻聽得英姑在牀上說道你到那裏去（故作一折）小鈴呆了一呆暗想不好不好他已驚醒了又聽得牀上說道你到那裏去想煞我了阿唷我的親娘（可憐）小鈴輕輕道着一個呸字見什麼鬼原來他在牀上說夢話咧當下放

大了膽三脚兩步走到桌子旁邊把盞美孚燈旋得亮亮的瞧這畫片時既不是東洋人打架又不是西洋人結婚原來是一張中年婦人的半身照片看這面目很像那牀上睡着的英姑小鈴早恨得牙痒痒地從來烏鵲嫉鳳黃犬詛麟小鈴自恨生着這副醜嘴臉同着英姑相比真是天差地遠又不好與英姑掉換一個腦袋真是萬分妬忌萬分懊恨現在見着照片卻把妬忌懊恨都移到照片上面暗想英姑的面貌好我奈何他不得這照片上的面貌好不好卻都出在我的手裏趕忙在英姑做活計的鍼綫盤裏取出一把翦刀捏在手裏見那照片上的婦人半露瓠犀盈盈欲笑便暗暗罵道算你容顏長得好你敢笑我卜卜的刺了兩下笑靨上面頓添了兩個透明的窟窿又見他秋水雙瞳隨人轉動又暗暗罵道我長得不好干你甚事誰要你瞧着我卜卜的又刺了兩下眼簾上面便開了兩扇小小的天窗小鈴還不肯罷休把這照片上的面

龐完全挖了下來丟在美孚燈裏燒掉了重又躡着脚步一步一步的擺將過去。把這破壞的照片納在英姑枕頭底下退到自己牀邊旋暗了美孚燈剝去棉襪一骨碌滾入被窩裏不消一分鐘早已睡得同死鼠一般且說這幅照片本是英姑第二個靈魂小鈴一時手癢只輕輕的幾翦簡直把英姑的靈魂都翦掉了夢裏的娘既然恍恍忽忽記不清容龐枕邊的娘卻又空空洞洞失卻了真相照片又只得一幅好容易從他老子手裏討來娘的軀殼是死了娘的影像還沒有死經這一翦娘的影像從此也都死了這把無情翦刀不但把英姑的靈魂翦掉並且把英姑的一顆心翦得鑿粉般碎（可痛）英姑捧着這幅破壞的照片失魂落魄半晌開不出口（可痛）小鈴在旁卻是嬉皮笑臉顛眉霎眼暗暗地樂不可言英姑回轉頭來見小鈴這般嘴臉便曉得是他做的鬼戲又見自己做活計的翦刀昨夜明明收拾在盤裏今天卻擰在桌子上情節。

顯然更無疑義。一寸心頭又痛又恨。然而又不敢撩撥他。撩撥了便如撩蜂蠍。定要鬧出亂子。只得和聲柔氣。指着這幅破壞的照片。向小鈴哀告道。好妹妹可憐。我的娘亡過了。蓋棺以後。從此再不能會見娘面。只有這幅照片。還留得娘的影像。昨夜好端端放在枕邊。今早起來。娘的面龐不見了。變做了窟窿。說到這裏。眼淚滴溜溜的滾下。小鈴嘻開着嘴。只不做聲。英姑又道。好妹妹。你福分好。同娘住在一起兒。可憐我是沒娘的女兒。要見娘面。只好認認照片上的面龐。現在這面龐不知給誰翦掉了。好妹妹。你須起一個慈悲心。說着喉嚨。又悽梗起來。小鈴仍不做聲。只是扮鬼臉。英姑又道。好妹妹。你要甚麼。好禱的東西。只要我有。都肯送給你。你只告訴我。翦下的面龐。撩在那裏。倘能夠找見了。拼合起來。重見娘的影像。好妹妹。我便一輩子感激不盡。小鈴聽到這幾句話。臉兒一沈。頸兒一扭。三脚兩步的跨出房門。似哭非哭的叫喚道。媽。媽。英姑。

怪我做賊咧。這一聲叫喚，直把英姑驚呆了。不多一會子，聽得他繼母在房裏高喚道：英姑，有話要問你，快快滾將過來！英姑明知不妙，卻又不敢不去。把破壞的照片藏過了，低着頭陪着小心，急匆匆的去伺候顏色。這時夢生尙沒起身，夢生娘子坐在牀沿上，扣衣襟，小鈴哭喪着臉兒，立在娘身旁。小丫頭低着頭，在房裏打掃，英姑進房，低喚了一聲：娘！夢生娘子把面皮一綑條的從牀沿上立起來，蓬着頭，散着襟，大踏步迎將前去，使出破罐般的嗓子，指點着英姑的鼻子，喝道：一聲該死！英姑向後退時，鼻尖上已着了一個指甲痕。小丫頭見不是頭路，丟着掃帚，遠遠的避去。（伏線）娘子罵道：你這千刀萬惡的賤人！仗着誰的勢？竟敢來消遣老娘！你自己做慣了賊，半夜三更躲在牀鋪下嚇人！老娘滄海般量，菩薩般心腸，輕輕責備你幾句，沒打你一下，你便狗咬呂洞賓，不識好人心，懷恨着老娘，竟冤枉我女兒做賊！我女兒自出了娘胎，直到今年十

二歲一向明清皎潔從不曾拾過人家一針半線你買了幾兩棉花細細去訪
(紡字諧聲)鄰里人家誰不說小鈴是個有志氣的好孩子自古道賊難冤糞
難吃小鈴有什麼不端的事落在你眼裏便硬派他偷你的東西英姑忙分說
道娘……誰是你的娘你的娘死了小鈴從旁道他還罵我說你的娘也要死
這一句話真是火上加油爐中添炭娘子便拾起地上的竹柄掃帚沒頭沒腦
的向英姑打去正是

狠心繼母傷心女 銷骨讒言刺骨悲

第十六回 薄命女痛遭屈打 娘子軍力破重圍

晚娘手裏的棒本是一件無情的東西何況那夜新房裏起了驚慌夢生娘子
手癢了多天所以聽得小鈴的挑撥這把無名火再也按捺不住倒執了竹帚
惡狠狠的迎面打來英姑把手掩護卻已老大的受了幾下慌得夢生從被窩

裏跳將起來。跳着脚趕來。奪棒娘子怎肯放手。喃喃罵道。你這糊塗蟲。把賤人縱容到這般田地。卻還要迴護他。本來他是潑天大膽。有了你迴護。只怕天沒有箬帽大了。我初進門時。你把這賤人央託我。叫我當做自己女兒看待。有甚麼過失。儘管教訓。儘管約束。現在輕輕的打得幾下。你便來奪棒。難道你的女兒汗毛都不能碰一碰我的女兒。該被人家冤枉做賊。你既不許我責打賤人。你央託我做甚娶我進門做甚……這時娘子喃喃的罵。英姑。嚶嚶的泣。夢生奪棒的當兒。手臂上誤被娘子打了一下。皺眉哭臉說不出的痛苦。只有小鈴拍手拍腳的滿懷快樂。娘子見英姑哭泣不休。便喝道。你要哭到你死娘的墳上去。哭我們新房裏誰配你哭。你敢哭。你偏敢哭。撲撲……列位。這撲撲兩字。怎麼解。不消說得是。帚柄打着頭顱的聲響了。竟把沒娘女兒當做法聰和尙。依着娘子的心理。要想敲磬般的敲個不休。然而英姑的頭顱已涔涔挂着血。

痕。英姑的手臂已隐隐泛出青紫。倘然再把乱棒打下，不但梦生心裏不忍，就是閱者諸君與英姑春水無干，看到這裏不忍之心也要油然而起，并且不怪晚娘的一根棒太狠，卻怪編書的一枝筆太辣。所以在下不得不替他討一枝救兵，前來解圍。（賴有此耳）這時房門外一陣脚步聲響，接着嘈嘈雜雜的說話都說詫異，那有未滿七朝的晚娘便伸手打人的道理？一壁說，一壁闖入房來。首先進房的兩個婦人，一個五十左右年紀，一個二十上下芳齡，都是面貌清秀，舉止大方。在這所大宅子裏，要算得英英露爽，矯矯不羣，老鴉窠裏的鳳凰。小雞隊中的白鶴。（以特筆寫之）兩人進了房，便有四五個婦女挨進來，瞧熱鬧，無非是趙師母、房東太太以及新嫂嫂家裏的傭婦，房東家裏的吃素老媽子。這間房裏立時擁擠起來，夢生趕緊着襪穿鞋，披長衣，裝着笑臉，迎娘子。雖是狠心辣手，然而見了這一羣人進門，手裏這柄掃帚不由他不放。

下方才掃地的小丫頭挨入人叢裏拾着地上的掃帚立在一旁那個年老的婦人忙問夢生爲着甚事鬧得這般模樣年少的婦人卻去勸慰英姑叫他別哭有什麼委屈告給我聽英姑萬分苦痛把喉嚨都堵住那裏講得出甚麼話來興風作浪的小鈴老大的失望卻匿在人背後扮鬼臉吃長素的老媽子見英姑苦痛的模樣暗暗地念幾句阿彌陀佛話休絮繁且說夢生見那年老的婦人動問搭趣着答道嬸子今天小姪尙沒起身你姪婦先下牀正開着房門放小丫頭進來掃地冷不備小鈴進來哭訴說英姑冤他做賊小姪以爲小姊妹淘氣沒甚大不了事……娘子搶着說道嬸婆你想他糊塗不糊塗把女孩兒放得無法無天還說沒甚大不了事人家女兒身包着膽他的女兒膽包着身……那老婦人冷冷的說道好姪媳你既曉得是他的女兒他的女兒他去管管得好他的功管得不好他的過好好歹歹自有他負責你不用替他白操

心便算你一片好意。他不會管。你會管。也要等他管。不下時。你才好替他管。現在你進門。只有五六天。他又不是不管女兒的。英姑又不是不受他管的。你怎麼便勞動貴手去打他的女兒。（夢生娘子只說兩個他字，卻引動了老婦人十三個他字。）娘子道：「嬪婆好沒分曉。他會管誰耐煩替他管？只爲他不會管才放得女孩兒無法無天。出盡老子的醜。我再不替他管。人家見了都道我存着歹心。隔層肚皮。隔重山袖手旁觀。一切都不理。會你們沒有做過晚娘的怎曉得？做晚娘的難處真個是管也不好。不管也不好。趙師母聽了不服氣，便啐了一聲道：「我們住在一宅子的誰不說英姑是個有德性的女子？偏是你說他無法無天。我不曉得你是怎樣的有法。」有天吃素老媽子道：「阿陀彌佛像英小姐這般大賢大德。再要說他無法無天。說他的便是無法無天了。蓬頭垢面的房東太太卻也說句公道話。道有理無理。出在衆人嘴裏。大家都說他好。你一

個人說他不好誰來信你新嫂嫂家裏的傭婦道人家同他住了幾個月都讚他好怎麼晚娘一進門他便變做不好當下你一句我一言脣槍舌劍誰肯饒讓娘子見衆怒難犯也只得軟化了便道你們都說他好我何必硬派他不好況且好不好由他我也落得推出了手省用許多心思說話時比方才和平了許多其實他的嘴裏雖軟他的心裏轉硬了（伏線）這是後話按下慢提且說那個少婦勸慰了英姑一番替他拭淚裏創百般慰藉便攏了英姑的手說道妹妹你且到我家裏去談心有我們婆媳在這裏終不使你受晚娘的荼毒便是他不容你你便終年住在我家裏也都使得說着竟硬把英姑拉出了房不多時衆人也都散了然而這婆媳二人究是從那裏來的難道突如其来飛將軍從天而下專來解圍不成列位他們的來因草蛇灰線自有脈絡可尋請列位先行猜想一下待在下休息五分鐘再行披露始末正是

杯弓蛇影猜疑日 匣劍帷燈隱現時

第十七回 陪小心低頭服禮 挑重擔敗興歸家

解圍的娘子軍端的是誰。前書從沒有提起算得突如其來不是天上掉下的裙。釵定是地中迸出的巾幘。料想編書的山窮水盡無法斡旋。隨意謗出兩個。人來做救兵。解此重重圍困。然而編書的要請救兵。須得設下伏線。倘無伏線。便是老大的一個脫節……列位誰說沒有伏線。陸桂枝打盹的當兒。他老子。把他推醒了。說明天有新租戶進宅。你須照料前書所說的新租戶。便是現在解圍的娘子軍。（回顧十四回）……話雖如此。這枝救兵算有了伏線。只是誰去乞師。請救前書也沒有提起。怎麼娘子才打英姑。救兵早已趕到大脫節。可以彌縫小脫節。終難掩飾……列位誰說沒有提起娘子發怒的當兒。小丫頭撇着掃帚便跑。這個撇帚的小丫頭便是乞師的申包胥。（回顧十五回）原來

夢生有一位遠房的叔母向住上海。這叔母娘家姓朱，嫁到李家，約莫十餘年。丈夫便亡過了，遺下兩兒，都由朱氏撫育成人大兒健甫法科畢業，年才二十六歲，已在上海地方廳充當法官。小兒康甫比健甫小兩歲，海軍出身。（爲續集第二十一回伏線）也在上海充當軍官。大小兩房都娶了媳婦，又都是教會女學校裏的畢業生。小媳婦擔任教育事業，大媳婦因兒女糾身，只在家裏侍奉婆婆，佐理家政。近來健甫調任到這裏，就在夢生辦事的機關充當推事之職，所以也把家眷遷入這所大宅子裏居住。夢生十月初四日結婚，他們十月初五日進宅。夢生向日常得健甫的幫助，就是這地方審判廳錄事的職業，也出健甫之力。現在健甫來任推事，夢生便在健甫手下辦事，對於健甫的眷屬，自然奉若神明。朱氏婆媳進了宅，瞧見夢生娘子不成模樣，便料到賢淑的英姑在這潑辣貨手下度日，定受老大的冤苦，可巧小丫頭前來報告，說甚麼。

結親的一夜新娘子撞見了鬼怎樣的大驚小怪怎樣的指桑罵槐英小姐受了冤屈怎樣的嗚嗚咽咽哭了一夜朱氏聽了老大的不忍便私囑小丫頭隨時留意倘見這潑婦凌辱英姑趕來告我知曉自有道理小丫頭牢牢记着不敢忘懷這天在房裏打掃瞧見娘子的來勢洶洶知道禍事便要發作乘着忙亂當兒飛也似的去報信朱氏得報便帶領媳婦章氏趕去救援又恐兵力單薄不能制勝便差自己的傭婦快到同居人家分頭報信甚麼房東太太趙師母陸桂枝老媽子都是管閒事的慣家鬪鄉鄰的領袖一得警報拔腳便跑婆媳倆得了這輩女將軍附和立時壯了聲勢章氏硬把英姑拉到自己家裏百般勸慰英姑只說自己命薄竟無片語怨及繼母朱氏又埋怨夢生道你上月爲了續娶的事趕到上海向我挪借婚費曾向我說聘得一位四德兼全的閨秀來做繼室我當時有些不信現在卻信了聞名不如見面見面勝似聞名才

進洞房便罵人未過七朝便打人這樣四德兼全的閨秀委實是世間罕有海內希逢夢生紅着臉不敢做聲娘子覺得難受待要發作卻因夢生平日家用常受朱氏的津貼又在他兒子健甫手下辦事勢力不敵只得强捺着一口惡氣冷冷的笑了。一笑暗思力取不如智取這小賤人總逃不脫我的掌握。（伏線）夢生家裏一場惡鬧從此暫告一結束有話卽長無話卽短一個月的光陰飛也似的過去英姑虧得朱氏婆媳解圍消釋這場禍事他晚娘存了投鼠忌器的心便不再提棒打人夢生但願息事寧人家宅安泰便吩咐英姑在娘前服禮以便和好如初英姑深受舊式的教育從來天下無不是的父母千不是萬不是總是做小輩的不是下氣怡聲的低喚着娘盈盈下拜行了一個全禮他晚娘別轉了身體忙道千金小姐休向我拜我怎當得起你拜一沒勢力二沒福分還是你上坐着做老子娘的向你行個全禮好小姐你現在封了女

王了有了這兩位保駕將軍你便大模大樣坐受老子娘三跪九叩首也是該的英姑滿懷冤屈只不做聲過了一個月已是冬至左右這所大宅子裏忙忙碌碌自有一番冬至的排場許多僕婦丫環眼巴巴盼這節日把頭頸都拔長了幾寸從來冬至大如年親朋往來例應送幾副冬至盤以聯情誼親戚人家盤博盤鄉鄰人家碗博碗盤無輕重碗無大小一經僕婦丫環的手多少總得着些腳錢賞封送盤的當兒自有刻板的套語道我家太太請太太的安區區東西不成意思算不得節盤太太別笑賞收了別買東西回答我家太太言明在先太太偷送答盤我家太太一定不敢領受比及開發賞封腳錢的當兒卻又說道我家太太親口吩咐一定不要太太破費這賞封是不敢受的受了我家太太要責罵不敢受不敢受嘴裏一疊聲的不敢受這紅紙包裹的賞封腳錢早已牢牢的握在手裏趕向懷裏亂塞分明上了庫進了保險箱黏上了一

百條封皮。然而『不敢受』的聲浪兀自不絕。（形容盡致）回到家裏在主人前
銷差。主人便盤問賞封幾何。腳錢若干。開發多了沒話說。開發少了便說他家。
瞧不起我。滿懷不高興。而且送過節盤。便掄指頭算。日子專等人家的答盤。答
盤到了。又要量肥較瘠。度短衡長。答盤重了。沒話說。答盤輕了。又說他家瞧不
起。我滿懷不起勁。這些都是積習相沿的虛情假意。牢不可破的人情世態。在
這當兒。李夢生聽着娘子的囑咐。備着八色豐盛禮物。叫小丫頭挑着去孝敬。
大媒太太鮑婆子。小丫頭挑上肩頭。覺得沈重。肩頭越重心頭越是快活。挑了。
重擔子。自有重賞封重腳錢。怎不快活。誰料回來的時候。肩頭果然輕了。心頭
卻又重了。（奇怪）原來這位大媒是個積世老婆婆。禮物到手。照單全收。身邊
掏出銅元三枚。授給小丫頭道。這是謝媒盤。照例不答。不開發。你既重重的挑
了過來。我過意不去。這三個銅子給你買燒餅吃。小丫頭大大失望。把銅元向。

桌上一撩道不敢叨這重賞太太自己去買燒餅吃挾着扁擔徑自回家肩頭沒有一些重量但是心頭悶沈沈壓着一塊大石似的比出門時肩頭重量要加十倍眼見同居人家的婆婆媽媽衣袋裏銅元銀角鏗鏗鏘鏘地響眼睛裏發出熱來幾乎把睫毛都要燒去到了冬至夜夢生又辦着冬至酒請鮑婆子來小酌鮑婆子聞道請似得了將軍令三十六員牙將個個磨礪以須預備大嚼夢生又請了幾位陪客房主人母女趙玉麟娘子都請到了鮑婆子坐了首席房東太太趙娘子陸桂枝依次坐了夢生娘子和小鈴在下首相陪英姑手忙腳亂在厨下料理烹飪小丫頭一壁燒火一壁喃喃罵饑嘴老太婆夢生不便同席自在房裏獨酌約莫酒過三巡籌聽得正廳後面沸天價一片哭聲正是

開懷歡飲三杯酒 搶地哀呼一片聲

第十八回 淳現成先享口福 瞧熱鬧大動眼鋒

衆人大嚼的當兒一片哭聲陡然發作只落得人人歇箸個個停杯鮑婆子詫異道好好的冬至夜誰家夫妻鬪脣舌鬪得這般大哭小喊桂枝道不對不對一定是王培卿的媽媽死了在那裏舉哀房東太太道這位王太太在世一天多受一天的苦要茶沒茶要湯沒湯兒子媳婦在樓下直出直進經過側廂正眼都不瞧一瞧虧得傭婦有忠心不同他主人一般見識倒常常去服侍這位老太太前幾天病勢危險培卿夫婦不放在心上倒急壞了傭婦想出主意見勸主人接姑奶奶回來陪伴老娘這位姑奶奶一進了門急匆匆走入側廂探身入帳見老娘病得不成模樣曷答曷答的抱頭一場大哭哭了一下多鐘方才從帳裏鑽將出來這時培卿夫婦雖然勉強立在牀榻旁邊但是嬉皮笑臉當做沒事一般三年陳老薑也辣不出他們一點半點的淚從此成日成夜都是

這位姑奶奶陪伴老娘偷都像了培卿夫婦只怕老娘死在牀上他們也不會知曉（糊塗如房東太太也會主持公論）趙娘子偏護新嫂嫂連忙分辯道陸太太不是這般說小輩果然要孝順長輩長輩卻也要體帖小輩從來字樣看上行上不正下參差這也不能專怪他們小夫妻王太太沒病的當兒他的嘴委實煩碎不是說兒子不好定是講媳婦不孝後來病倒了病人多煩惱一發絮聒個不休卻把兒子媳婦的心都絮聒得冷了真叫做年老話囉嗦兒孫忤逆多（恰是兩句歪詩）鮑婆子呷乾了酒說道陸太太年長自然說年輕的不是趙師母年輕自然說年長的不是據我看來長輩縱然口舌煩碎做小輩的也只好受些委曲不能記恨記怨老身二十多歲時我家婆婆也是個口舌煩碎的人終日裏搬弄非說長道短又刀鑽又疙瘩又夾切又憇賴我受他轟惱耳根不得清淨打落門牙和血吞從不曾與婆婆面紅頸赤到了人背後也

沒有半句說話議論婆婆（然則上文云云，卻又議論誰來）夢生娘子道鮑乾娘你究是有年紀的人受過好教訓所以年輕時候識得尊卑上下若像現在的小輩便不對了長輩並沒委屈他他倒遣兵調將來叫長輩受委屈真是一代不如一代一蟹不如一蟹說時英姑從廚下捧了碗來到席間上菜娘子一壁說一壁側着目只向英姑注射慌得英姑放了碗答轉身軀便走趙師母聽了不服氣暗想他說遣兵調將明明把我們都說在裏面待要發作幾句又想他今天特地請我們飲酒看這酒杯分上也須饒讓他三分在這當兒陸宅的老媽子氣噓噓地趕來向他主母報告道王家的老太太斷了氣了誰說他媳婦不孝搥胸跌腳般哭比那姑奶奶還要哭得利害大家聽了都想去瞧熱鬧意馬心猿有些束縛不住然而一陣陣肴香酒味卻有絕大的吸引力憑你要走只是不能擺脫宛比繡花針上了磁石一般夢生娘子夾着一塊肉端着

杯酒要賞給老媽子吃。慌得老媽子把手掩着嘴轉身便逃。含糊糊的說道。
阿彌陀佛吃長素人吃了肉眼前就是地獄門（第二回餘波）小鈴湊着現成
把這塊肉一口銜去。啞哺啞哺的吃了嘴裏還說道他不吃我來吃。他客氣我
福氣這幾句話引得衆人哈哈大笑。桂枝催着道主人家共有幾次菜爽爽快
快都搬了出來。休得獻寶似的一次上一次下白白地耽誤了許多時候。我們
吃了飯要到那邊瞧熱鬧去。趕快趕快一百個趕快娘子高聲喚英姑道你沒
生耳朵外邊催菜。你故意放刁只是慢騰騰地。你莫非在廚下打盹不成。這一
疊聲催促催得英姑頭昏眼暗忙做一團。鮑婆子笑道老身端着酒杯任憑活
獅子出現都不要看你們愛瞧熱鬧的休客氣請先用飯我只慢慢地飲酒房
東太太道桂枝不脫孩子氣恁般性急炒蝦等不及紅婆子道性急小姐也要
配個性急丈夫房東太太道鮑太太你是慣做媒的可有甚麼門當戶對的

親事替我家桂枝說合婆子含着酒道有有有怎說沒有桂枝才要夾菜吃聽得婆子這般說趕忙停了箸呆呆的瞧這婆子一張嘴（情不自禁）隔了片晌婆子撲嗤一笑道有有有眼前沒有過後便有今天沒有過了三天便有好小姐別性急別事可性急這事性急不得說着引得衆人又是一陣大笑不多一刻菜肴都已搬上趙師母桂枝母女趕忙吃了飯都到培卿那邊瞧熱鬧夢生從房裏出來與婆子合席飲酒也叫英姑陪着同坐英姑瞧這婆子同魔鬼一般怎肯同坐只在廚下胡亂吃飯按下休提且說培卿家裏舉了哀陳設了靈牀久住側廂裏的老太太交了末日的好運穿得衣裙齊齊整整竟在客堂裏高枕而臥嗜鳥若命的培卿也只得暫時拋撇雕籠舉辦這件喪事姑奶奶見號咷一邊哭親娘一邊便哭親婆婆一邊哭的我苦娘一邊便哭我的苦婆婆老母死得悽慘坐在靈牀邊號咷痛哭新嫂嫂怎肯落後也坐在靈牀邊痛哭號咷一邊哭親娘一邊便哭親婆婆一邊哭的我苦娘一邊便哭我的苦婆婆

畢竟哭婆婆的聲掩過了哭娘的聲。姑奶奶的痛淚雖多怎及新嫂嫂的。大批鼻涕大批唾沫溼淋淋黏膩膩灑做了一堆（絕倒）伴屍靈的和尚擂動法鼓搖動金鈴直着嗓子高喚西方接引佛學究先生劉鴻儒恰是著名的紅白螞蟻同居人家婚喪事他總來幫忙這夜也在那裏開喪帳寫報條趙師母一把拖住新嫂嫂叫他別哭人死不能復活休得過分悲痛苦壞了自己身子你婆婆高壽六十多歲開眼的當兒又有親兒子好媳婦在牀前送終他福分不小死也瞑目你若苦壞了身子婆婆在黃泉路上也要心疼培卿家裏的傭婦聽了麻犯了一身雞皮疙瘩暗暗地只是癟嘴新嫂嫂越攬越醉人家勸他他的哭聲轉高了帶哭帶說道阿呀趙師母多謝你相勸……阿呀親婆婆你的好處我一輩子都想不了……阿呀我的苦婆婆黃泉路上慢慢兒走待我媳婦攬着你行（非歌非謠可編入新體詩）陸太太在旁邊顛頭播腦研究新嫂嫂

的哭聲。咀嚼新嫂嫂的哭。調桂枝換了一套新衣服。抿抿髮掠掠鬢。躲在和尚背後聽他們唪經。這五衆高僧裏面有一個年輕的光郎。生得頭顱滑淨。肌膚潔白。桂枝兩道水溜溜的眼光。只在這位高僧面部上打轉。曉得這位高僧失魂落魄。接引佛念了歡喜佛多心經。念了高王經。誰料桂枝背後尚有兩道熱騰騰的眼光。從銅邊眼鏡裏射出探海電燈般的。只在桂枝身上打探。原來這位劉鴻儒先生老子婆娑興復不淺。停着筆尖兒在那裏飽餐秀色。覺得津津有味。令人不厭。百回看。(可移作八股評語)誰料鴻儒背後又有兩道酸溜溜冷冰冰的眼光。也在鴻儒身上打轉。正是

螳螂莫作擒蟬勢。黃雀今朝緊緊隨。

第十九回 吟豔詩搜腸索肚 唱哭調合節應絃

鴻儒背後冷眼相看的是誰。便是他渾家柳氏。原來柳氏也在喪家帮忙。一針

上一針下。正在那裏縫孝幔。偶然擡眼。卻見丈夫窮形極狀。饑睛貓兒似的。幾乎要把桂枝吞在肚裏。柳氏見了。怎不生氣。鴻儒停筆的當兒。他也停着針線。鴻儒把熱眼瞧桂枝。他也把冷眼瞧鴻儒。鴻儒瞧出了神。扯開上下嘴脣。點點唾沫。露珠般的挂在花白鬚鬚上。柳氏再也按捺不住乾歎。一聲歎。做個警告。鴻儒聽得歎聲。回頭看時。熱眼光與冷眼光。兩兩相觸。覺得老大沒趣。柳氏向鴻儒連貶了幾個白眼。又把指頭在自己臉上。羞刮。又指着自己的額下。暗暗示意。雖不曾開口。卻有熱嘲冷罵的意思。鴻儒肚裏明白。只得垂倒了頭。依舊開喪帳。寫報條。然在以筆濡墨的當兒。時時擡起眼皮偷觀這位桂枝小姐。畢竟柳氏做的手勢。鬧着甚麼哩。謎兒須得在下補敍幾句。原來這位道貌岸然的鴻儒先生。外表看來。倒也厚重樸實。惟有見了女人。全身骨骼立時減輕了。重量擺在天平裏。約莫四兩不足三兩。有餘從前與一家成衣店裏婦女眉

來眼去成了相識。捧着紅紙包裹的東西供給人家的胭脂餉他。渾家柳氏知曉了立把黃瘦臉兒氣得鐵一般青趕到成衣店大踏步闖入房裏捉拿這個叛奴。鴻儒着了慌鑽入床鋪下躲避。（又是一個躲在床鋪下，與桂枝事遙遙相映）藏頭露尾那裏躲得過。卻被柳氏順手一把鬍鬚從床鋪下拖將出來。鴻儒着了痛不由他不跟着柳氏走比及走出門前這一把鬍鬚早與領下脫離關係留着銅錢般一塊光疤做個紀念。柳氏指着領下便是揭他的痛瘡。無怪那天趙玉麟席上譏刺鴻儒做聲不得（回顧十二回）桂枝本是淘氣孩子向來在鴻儒書塾裏跳出跳進他又懂得嫌疑。有時把身子猴在鴻儒膝上拔他的鬍鬚。有時握着拳頭在鴻儒背上擂鼓也似的打起來。鴻儒只守着吾儒養氣功夫犯而不校（回映十二回）憑他甚麼惡作劇。鴻儒從沒發怒。不但不發怒並且桂枝不來惡作劇。鴻儒的鬚根背皮都覺痒痒的一百個不自在。

這位老先生存着甚麼心思編書的不必深文周內下甚麼誅心之論（省筆）自從十月初四日夢生成婚以後桂枝不大到書塾裏走動便是偶爾經過卻又飾貌矜情裝腔做勢不向老先生兜搭而且身上穿得花花綠綠整整齊齊又塗抹着生髮油嫩容粉香水精桂枝從上風頭走過老先生辱在下風覺得撲鼻子的香雖不曾飲酒早已八九分心醉顏酡有時鴻儒搭趨着迎將前去桂枝卻遠遠的避開不肯稍假顏色弄得老先生玄之又玄莫名其妙後來聽得同居人家竊竊私議談論桂枝近來的豔史鴻儒起了幻想要做幾首無題詩歌詠其事捱了三個更次翻了百十徧詩韻有了上句沒了下句有了仄聲沒了平聲搜腸索肚湊不成一韻兩韻牀上黃瘦婆子一覺醒來見鴻儒伴着孤燈嘴裏嗡嗡做蚊蟲叫一時沒好氣喃喃罵道半夜三更費油費火唱甚麼鬼曲鴻儒倒抽了一口氣把草藁捏做紙團丟在字簍裏然後熄燈上牀陪伴

這位黃瘦婆子這些都是前話草草表過這夜鴻儒瞧見桂枝打扮齊整巴巴地來瞧和尚那和尙打坐不定亂搖亂晃一五一十的眼色拍電似的拍將過去光頭上蒸發額汗亮晶晶從線香疤裏透出鴻儒看在眼裏又妒又羨便要細細揣摹做那無題詩的材料不料被老婆窺破從旁羞刮宛似重陽日遇着催租人敗了詩興靈牀左右的哭聲時斷時續姑奶奶哭新嫂嫂也哭姑奶奶不哭新嫂嫂也不哭孝幔裏的婦女哭聲本是一種機械性質突然而起截然而止同留聲機的作用一般無二外面六七個匠人合造棺木一斧上一斧下砍得木花亂舞板片紛飛油瓶小姐李小鈴奉着慈命專在那裏拾木花搬板片出出進進幾乎把備衙都要踏破同居人家死了老太太倒夠了夢生娘子的三天燃料到了大殮的一天王培卿的男親女眷得了喪家的報條紛紛前來送殮裏面張挂孝幔陳設孝堂新嫂嫂披麻着素只在屍靈旁邊廝守着不

肯輕離一步。培卿斬衰伏地，確是一個泣血稽頰的哀子。孝幔外的樂工和那孝幔裏的哭聲，本有連帶關係。外面奏一次樂，裏面便舉一次哀。姑奶奶淚竭，聲嘶不成句調。新嫂嫂深明這個哭字祕訣（御夫祕訣以外，又有哭字祕訣），句句是哭，卻又句句是話。其間也接着慢板快板，哭得慢時一句話分做幾句，哭得快時幾句話併作一句，而且高下抑揚應絃合節，收入留聲機器裏倒也算得一種出色當行的唱片。許多親朋裏面也有聞人傳說。新嫂嫂待遇婆婆，不大孝順。現在聽着孝幔裏哭聲如泣如訴，入情入理，不禁暗暗點頭，見得人言不足爲憑。王太太的娘家有一個遠房妹子，深悉培卿家庭內容，常替姊姊代抱不平。今天來弔喪，準備借着一哭發洩這口悶氣。他揭起孝幔，見了屍靈，便絮叨叨的哭道：我的苦命姊姊呀！上月我來望你時，你是啼啼哭哭淒淒涼涼，害的是久病，住的是側廂，掛的是破帳，睡的是小牀，要水沒水，要湯沒湯。

(居然叶韻)阿呀苦命的姊姊你是有孝順兒子賢慧媳婦人家都道你是福氣人呀誰料裝滿了一肚子的氣全沒有一絲一毫的福若要享福鼻兒向北阿呀我的苦命姊姊你早一天斷你的氣便是早一天享你的福新嫂嫂聽得語中帶刺話裏藏鋒便也哭着說道我那知心貼意的好婆婆你是明白人呀不枉我服侍了你一場你口口聲聲人前人後沒有半句道着我不好從來一家只知一家事媳婦待你不錯只有你婆婆肚裏明白別人那裏會知曉唷唷唷我那知心貼意的好婆婆房東太太見他們哭得熱鬧自己也有些喉痙難搔不由的鑽入孝幔捏着一把鼻涕哭將起來道王太太你怎麼死了千不死萬不死偏偏死了你王太太那些人不人鬼不鬼有聲無息有氣無力成日家在煙鋪上鬼混的便死一千一萬個都不妨偏偏沒用的不死死了你有用的王太太……俗語道得好『借孝堂哭自身』本是古今婦女的常態這位房

東太太忽起了遇人不淑的感想，借着人家的孝堂發洩自己的牢騷。起初本沒有眼淚，後來愈哭愈苦，哭出了許多真淚。比及將近入殮的當兒，許多哭聲攬做一片。新嫂嫂攀着棺木大呼大喊，乘着衆人不提防，蓬的一聲向後便倒。正是

先王之道斯爲美。捨地呼天合禮經。

第二十回 守孝幔、捨地呼天、上樓梯、改頭換面

新嫂嫂向後暈倒，慌得孝幔裏的婆婆媽媽攬的攬、扶的扶、叫的叫、喚的喚。隔了一會子，新嫂嫂方才張開眼睛，似乎悠悠甦醒的一般，卻又哭着親婆婆好婆婆黃泉路上慢慢兒走。媳婦伴你一起兒行一壁哭一壁，把頭撞將過去。那時傭婦人等早有準備，大家都向前攔阻新嫂嫂的母親，也在孝幔裏送殮。忙把苦塊上面的王培卿喚了進來，囑咐道：「賢婿須知我家小姐是個血性中人。」

他平日侍奉尊堂算得千依百順再好也沒有便是尊堂待他也不惡親親熱熱的婆媳倆今日裏生死分離他自然要拚命似的痛哭只是小姐身體弱一時哭暈了輕易又不得甦醒尊堂年在花甲以上死在兒媳手裏要算天大的福分死的不能重活活的身體卻緊要小姐守在孝幃裏痛哭不止翛然這口氣回不轉來鬧出三長兩短這便如何是好據我的意思不如吩咐傭婦把小姐攬扶到樓上歇息歇息橫豎七七四十九天哭的日子正多不爭在今朝一天培卿答應不迭忙喚傭婦攬扶奶奶上樓新嫂嫂強着不肯走口頭還是婆婆長婆婆短要死要活的亂嚷傭婦拖拽忍出了一身極汗好容易扶到樓梯邊新嫂嫂把衣袖擦一擦臉四下瞧望親戚人等都不在面前便叫傭婦呆立了半晌暗想城裏人辦喪事真同做戲一般孝幃裏的少奶奶和着樓梯不用攬扶我自會上樓說着拽起麻布裙格登格登的上樓而去傭婦在樓下呆立了半晌

上。的。少。奶。奶。真。是。另。換。了。一。個。人。(旁觀者清)又想老太太沒死時少奶奶直出直進正眼都不瞧一瞧如今死了親婆婆好婆婆叫得震天價響可惜老太太只死這一回(奇語)要是老太太天天會死我家少奶奶便是數一數二的孝順媳婦(奇想)不提傭婦在樓下呆想且說孝幔裏一陣熱鬧蓋棺入殮都已完畢男親女眷紛紛散去本來有幾位長親恨着培卿夫婦平時虐待老娘想在大庭廣衆裏主持幾句公論把培卿夫婦訓斥一場現在經那新嫂嫂一哭一暈宛比一夜楚歌吹散了八千子弟憑你滿肚皮都是公論再也插不下一句半句的話足見淚雨涕風真有不可思議的魔力(嗚呼眼淚神聖)事畢以後這所大宅子裏大家竊竊私議連日沒有住過嘴也有說新嫂嫂是真哭的也有說新嫂嫂是假哭的桂枝沒事時學着新嫂嫂的哭調當山歌小曲兒唱房東太太聽得厭煩罵道你是未出閣的閨女現在新說起的婆婆家尙沒

定局。你怎麼恁般性急。婆婆長婆婆短的亂哭。桂枝涎着臉答道：甚麼性急？不性急。天下沒有不死的婆婆。早也要哭。遲也要哭。趁着沒到婆婆家先自練習。起來免得婆婆死了一時哭不成腔調。房東太太見女兒這般說轉自撲嗤的笑了。原來鮑婆子正同桂枝提起一樁親事。所以房東太太這般說法。（伏筆）待到王宅逢七做道場。這許多同居人家。又要大起忙頭品評。和尚議論。道士惟有桂枝小姐的眼光最凶。論調最當。編書的不再瑣述。單說李氏婆媳自搬進這所大宅子裏。忽忽兩月。家庭狀況純與別家不同。婆婆朱氏深厭舊家庭。相沿積習。不是瑣碎便是雜亂。他的治家宗旨要從簡易整潔四個字入手。媳婦章氏也與他道同志合。自從搬進這所大宅子後。目見同居人家的習慣。正犯着瑣碎雜亂四個字。和着婆媳倆的宗旨。真是格不相入。章氏心裏以爲識。性可以同居似這般千奇百怪的人家。怎便可以住得。勸婆婆不如另行尋覓。

相當的房屋。朱氏忙說不必。越是這般的人家。我們倒可做個模範給他們看。(抱負不淺)因此也就住下了。他家男女上下人等。一共七人。健甫在衙署辦公。每逢星期休假。回家一次。一子一女。年齡都是幼稚。子名琪兒。年六歲。女名錦兒。年四歲。暫由章氏自己教育。待到滿了學齡。再行送入學校肄業。傭婦兩個。一是乳媽。一是廚媼。都雇用了多年。對於主人很是忠心。服務婆媳倆。管家政。井井有條。一切無謂積習。刪除淨盡。抽出工夫。都在整潔兩個字上。所以李氏的家庭狀況。純與別家不同。房東陸氏母女倆。算得是闖鄉鄰的先鋒。管閑事的領袖。然而到了李氏門口。憑你愛闖鄉鄰也有些裏足。不前憑你會管。閒事也有些橋舌。不下陸太太蓬鬆着頭髮。油沾着衣襟。闖入李姓家中。朱氏。章氏。都是頭光面滑。衣裙整齊。用着款待上賓的禮數。請他上坐。請他用茶。婆媳倆恭敬的奉陪。陸太太說一句話。他們只是唯唯諾諾。倒弄得陸太。

太。十。分。不。好。意。思。更。兼。室。中。布。置。異。常。精。潔。抹。桌。子。的。布。比。陸。太。太。的。衣。襟。還。乾。淨。鋪。地。的。席。比。陸。太。太。的。被。褥。還。清。潔。陸。太。太。又。喜。隨。意。吐。痰。的。到。了。李。家。痰。都。沒。吐。處。卻。又。不。掙。氣。喉。嚨。裏。這。口。濃。痰。偏。偏。下。了。動。員。令。只。想。出。發。陸。太。太。沒。奈。何。拼。命。吞。咽。才。把。這。口。濃。痰。打。了。倒。車。回。到。原。駐。地。點。相。機。出。發。有。時。不。注。意。誤。把。這。口。痰。吐。落。在。地。倒。累。那。兩。個。傭。婦。慌。了。手。脚。把。地。席。洗。個。不。休。消。毒。藥。水。澆。澆。不。止。陸。太。太。沒。好。氣。的。走。了。暗。思。似。這。般。古。怪。人。家。嘔。盡。了。老。娘。的。氣。從。此。再。也。不。上。他。的。門。桂。枝。到。李。家。時。章。氏。陪。着。都。談。些。正。經。說。話。有。時。還。和。他。講。學。問。桂。枝。話。不。投。機。轉。身。便。走。暗。想。碰。着。了。女。書。獸。絮。絮。叨。叨。聽。了。頭。腦。都。脹。疼。還。是。少。去。走。動。的。好。從。此。李。氏。家。庭。少。了。閒。雜。人。來。往。更。覺。清。靜。了。許。多。大。宅。子。裏。平。日。只。有。打。牌。聲。嬉。笑。聲。鎊。錚。聲。念。經。聲。家。庭。詬。諱。聲。頑。童。爭。鬧。聲。自。從。李。氏。婆。媳。搬。了。進。來。種。種。聲。響。裏。面。卻。又。添。了。嗚。嗚。的。風。琴。聲。

琅琅的讀書聲。婆媳倆深悉英姑是個賢孝女子不幸遭着晚娘虐待受了許多枉屈便時時招英姑前來百般勸慰英姑也感念兩人的恩意依依戀戀十分親熱惟有問及晚娘待他的情狀英姑只不做聲從不肯說晚娘的不是章氏笑向婆婆道英姑姪女的舊道德算得仁至義盡然而未免過於拘泥成了一種愚孝現值思潮革新的時代一般昌言非孝的人果然矯枉過正若似英姑這般愚孝卻又徒然自苦一發增長那潑婦的氣燄倘然有人把那正當的新學說常和英姑講講他便該曉得愚孝之非計朱氏點頭笑道康甫小夫婦成日家研究新學說可惜遠在上海要不是英姑聽了定然獲益不少（伏案婆媳倆回說不在這裏小丫頭立時慌張起來正是

可憐達禮知詩女 險做飄蓬斷梗人

第二十一回 開園門淑女失蹤 走備衝旁人饒舌

小丫頭聽說英姑不在這裏。一時慌張起來。沒做理會。期期艾艾的說道。不好。小小姐走掉。(走得奇怪)婆媳倆聽着。好生詫異。(我也好生詫異)異口同聲都忙問着怎的。怎的。(我也要問怎的。怎的)小丫頭揉一揉肚子。透了幾口氣。才說道。好教太太奶奶得知。每日清早。英小姐總比丫頭先起身。今天丫頭清早起身。英小姐房裏尙沒動靜。丫頭揩檯掃地都已完畢。英小姐房裏依舊靜悄悄。不聞聲息。那時我家的……說到這裏。卻把三個指頭兒一伸。(如畫)朱氏會意道。可是說你家的三瞧婆娘小丫頭點點頭兒。道正是他。我聽得他牀上有聲響。多分他要起身。他起身。小姐沒起身。又要惹他。狗血噴頭般亂罵。我怕小姐受惡氣。待去敲門。聲喚誰料。手觸着門。門便洞洞的開了。原來不曾落門。只是虛掩着。我跨進房。往看小姐牀上時。只有牀。那有小姐被兒疊。

得整整的帳兒揭得高高的好像小姐早已起身趕向四下裏瞧望那裏有小姐的影兒只有對面牀上躺着的……說到這裏又把兩手搭成一個圓圈兒（如畫）章氏會意道想是那個油瓶了油瓶便怎樣小丫頭道躺得同死狗一般只是呼他呼他的打鼾我想小姐清早起身總在自己家裏做雜務不比桂枝小姐一起身便到人家去亂闖誰料左尋也不得右尋也不得沒奈何只得到同居人家去尋找一百零八間的大宅子前後都找徧依舊不見小姐的影兒不瞞太太奶奶說這裏已來尋找過三次第一次府上尙沒開門第二次老媽回說沒有來現在找到第三次太太奶奶又都說沒有來我家小姐除卻到這裏來走動再不到別家去這裏沒有小姐小姐到那裏去丫頭從大清早直尋到這時一百零八間屋子便翻一個轉身也不會把小姐翻出來小姐今年十八歲長大的人又不是一粒芥菜子終不成嵌在窗眼裏落在地

縫裏可以瞞過人家的眼睛。好太太好奶奶多分是小姐走掉了。阿呀小姐走掉了便怎麼好。太太奶奶須得想一個主意。小丫頭說完又到別處去尋找婆媳倆。聽了將信將疑。心中鶻突不已。霎時間備衙裏踢踢踢踢絡繹不絕的脚步聲響。沸沸揚揚嘈嘈切切的人語。宛比百十具留聲機器。同時開放。人多嘴便雜。腳亂步斯忙。慌得備衙裏的貓兒睜圓了眼。拚命的向牆角上跳。庭園裏的雞兒張着翅膀撲撲的向窗檻上飛。（忙亂如畫）四歲女孩錦兒忙把兩隻小手捧着耳向娘懷裏直鑽。六歲男孩琪兒向外直跑。待要出去瞧熱鬧。喫他娘喚回了。朱氏吩咐媳婦道他們家裏畢竟鬧些甚麼事。待我先去探聽探聽。你陪着小孩吃過點心。把他們交給了乳媽。然後也到夢生家裏來講話。章氏諾諾答應。朱氏吩咐完畢。行近備衙。聽得七張八嘴。各人有各人的論調。（人的心不同。如其面。論調不同。如其口。）有的說我的眼光算利害。好好歹歹邪邪。

正。正。都逃不過我這雙眼像英姑。一般人也會逃走實在出於意想之外。（論調似趙師母）有的說阿彌陀佛我方才到園裏去洗衣園門早洞洞開了莫非英小姐從後園門出去（論調似吃長素媽子）有的說逃得好逃得好我做了他也要逃要是天天看晚娘的面皮還不如把個脚底給晚娘看（論調似桂枝小姐）有的說不見高山那見平地不見晚娘的狠惡那見親娘的恩愛桂枝你在老娘身邊要吃有得吃要穿有得穿真是天大的福分（論調似房東太太）有的說反了反了全無夫子三分禮那有周公一片心年輕女子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做出那鑽穴踰牆的勾當真叫做中毒之言不可道也啊（論調似學究劉鴻儒）有的說快走快走休得有嚼沒嚼你恁般亂嚼子細着一把鬍鬚（論調似鴻儒娘子）朱氏聽這種種論調其中的意思一半兒懂得一半兒不懂（然而我卻句句懂得）不覺隨了他們直到夢生家裏才跨進

門早聽得夢生娘子大呼小喊在這裏呵斥小鈴咒罵小丫頭裏面瞧熱鬧的挨肩擦背圍得似肉屏風一般身戴重孝的新嫂嫂脊梁上拖着一個粗麻紥心的髮髻（料想走梳頭的尙未到來）也在人叢裏擠軋大家見了朱氏都說道李家的族長太太來了快快讓開一條路請族長太太進去作主說時衆人爭向兩旁縮退真個讓出了一條路朱氏跨進客堂早見夢生娘子蓬鬆着頭髮散披着衣襟正把指頭兒戳着小丫頭的面皮在裏面亂喧亂嚷他見了朱氏便聲喚道嬸婆我正要差小丫頭來相請恰好你老人家來了快請裏面坐有話奉稟朱氏也不推辭便坐了聽他講甚麼夢生娘子卻把袖口兒亂揉眼睛揉得眼圈紅紅的頓時哭喪着臉兒哽哽咽咽的說道嬸婆正是閉門家裏坐禍從天上来英姑這孩子昨夜好端端進房去睡今天開房門只有空牀空被再也不見他的影兒小鈴雖住在一房他又是個磕睡蟲扶頭睡了便似半

死一般甚麼事都不理會。小丫頭臥在側廂裏相隔不遠。英姑房裏有甚動靜。他總該得知。他又回說。不知道畢竟真的不知道。假的不知道。我想英姑失蹤。小丫頭總脫不了干係。嬪婆你老人家明見萬里替我決斷。決斷朱氏尙沒回答。小丫頭早急得雙淚直拋且哭。且說道。真是屈陷煞人了。昨天吃了夜飯。你把我差到東。差到西。腳蹤兒都沒有停。比及回來。約莫半夜時分。我跑得困倦。一納頭便睡。直到天明才睜眼。小姐逃走不逃走。我在睡夢裏怎會知曉。朱氏喝住道。別多講。現在要緊。尋人人尋到了。自然水落石出也。不犯在這時費脣舌。又向娘子道。姪媳英姑這孩子卻會夤夜逃走。說給大家都不信。便算他要走。也不會平白無端的走了。你又不虐待他。娘子道。好嬪婆說甚虐待。這幾個月我總依着嬪婆的教訓。把他好眼看待。熱氣都不敢呵他一口。他這一走我也十分奇怪。朱氏沈吟了片晌。猛然有悟道。不好。不好。英姑夤夜私走。料是沒。

有的。事。敢。怕。受。了。甚。麼。委。屈。一。時。沒。好。氣。私。自。去。跳。井。覓。死。大。家。聽。了。都。說。不。
錯。不。錯。我。們。快。到。井。欄。邊。去。探。望。一。下。子。說。時。大。衆。都。一。哄。而。出。娘。子。只。是。搖。
頭。不。信。朱。氏。也。不。開。口。呆。呆。的。坐。候。消。息。不。多。一。會。子。只。見。桂。枝。跑。來。報。信。道。
不。好。不。好。英。姑。真。個。死。在。井。裏。了。這。幾。句。話。嚇。得。朱。氏。非。同。小。可。驚。得。娘。子。變。
生。意。外。(故。作。一。折。)正。是。

此。去。行。蹤。難。解。決。忽。來。噩。耗。費。疑。猜。

第二十二回 失首飾祇形其詐 論淚珠姑信爲真

朱。氏。慌。道。畢。竟。跳。在。那。一。口。井。裏。快。去。打。掏。娘。子。也。詫。異。道。桂。枝。妹。你。不。要。看。
錯。了。難。道。他。真。個。跳。在。井。裏。死。了。不成。桂。枝。道。真。個。掉。在。井。裏。死。了。娘。子。道。死。
的。果。是。英。姑。桂。枝。道。千。真。萬。確。確。是。鸚。哥。娘。子。道。這。也。詫。異。桂。枝。道。架。上。的。鸚。
哥。掉。在。井。裏。死。了。有。甚。麼。詫。異。(虧。他。想。得。出。虧。他。說。得。出。)娘。子。道。你。說。的。英。

姑是誰桂枝道你說的鸚哥又是誰娘子道我說我家李英姑桂枝道我說紅嘴綠鸚哥說時撲嗤的笑了小鈴在旁邊初時蹠起嘴脣只不開口現在聽得鸚哥不鸚哥不禁扯開了油瓶嘴笑個不休朱氏埋怨桂枝道好小姐你要和人家開頑笑也須看個當兒人家走失了孩子滾油般的心緒怎有工夫和你開頑笑桂枝涎着臉兒似歌似謠的謫出幾句道說說笑笑一世無愁無煩惱活到百年也不老不說不笑一世多愁多煩惱未到中年頭白了（自第四回唱歌謠後至此又聞嗣響不道陸桂枝小姐竟是白話詩專家）在這當兒瞧熱鬧的又復一閼而至都說宅子裏七八口井兒處處都去探望那裏有甚麼影像看來不像是覓死的一定是我自走了娘子道我早知英姑不是覓死的不過嬸婆旣這般說便是井裏無人也只得去探望探望其實英姑這一走是走的活路不是走的死路要是真個覓死也不該帶着許多金銀首飾去朱氏

急問道這話何來。娘子道說起來家醜不可外揚，但在嬸婆面前也只得從實告稟：其時章氏也來了見娘子這般鬼頭鬼腦，心中老大生疑，便道有話請說。不用裝腔做勢，藏頭露尾。娘子瞟了他一眼，便緊皺了雙眉，說道不瞞嬸婆和嬸子。英姑走後，我檢點他的東西，首飾匣裏捲得精光的滑不留一絲一毫。我一時心機轉變，忙去檢點自己的首飾匣，誰知取在手中，輕飄飄沒有分量。搖這一搖，空洞洞不聞聲息。打開看時，兩隻鍍金文明鐲，一隻赤金劍脊押髮，兩隻赤金雞心別針，三隻赤金嵌寶戒珠，都隨着他一起兒走了。要是他真個覓死，便不該帶着這許多東西去。娘子說時，旁人聽了，有信有不信，這一席話早惱動了章氏，唧唧的幾聲冷笑，道好好你冤他私奔還不够，又加上一個捲逃罪。名列位同居都在場，大眾聽聽像我家的英姑也會私奔，捲逃你們信不信。趙師母劈口答道不信，不信再加上一百個不信，衆人都和着他的聲調，爭

說不信娘子道好嬸子請耐着性失物的事小失人的事大東西失去了有錢不消週時辦人失去了。一時覓不回來便擺滿了金錢也徒然嬸婆和嬸子須得替我想個計較好歹總要把英姑找尋回來他回來了失物的事我也不向他追究女孩兒家年紀輕一時幹了糊塗句當也是常有的事追究他做甚他老子又到外縣去公幹我又是沒腳蟹一時慌了主見不知怎麼是好英姑英姑你捨得背着我走我卻捨不得放着你行說到這裏又把袖口在眼皮上亂揉竟嗚嗚咽咽的哭了。（夢生娘子哭女兒、新嫂嫂哭婆婆、其間各有作用）這一哭哭得衆人都莫名其妙說他是假又似真說他是真又似假新嫂嫂湊到房東太太耳朵邊低低說道陸太太誰說晚娘心腸狠人心畢竟肉做的你看他的眼圈兒哭得紅了要是他虐待英姑英姑走了他只有快活因甚要淌淚天下的東西件件般般都可假得惟有這點點淚珠是萬萬沒有假的心

裏不苦時憑你甚麼生薑老薑也擦不出一點半點的淚。（雖替他人辯護，實爲自己解嘲。）房東太太聽了只是點頭裏面朱氏作主趕緊打電到夢生那邊催他回來一壁預備着尋人廣告各處張貼一壁分遣小丫頭連同自己家裏的傭婦穿街越巷分頭尋覓紛紛擾擾鬧了好幾天那裏有絲毫影響夢生得電趕回只道是晚娘威逼女兒出走一腔怒氣準備要和娘子拚命比及回到家裏見娘子這副愁眉淚眼的態度烈烘烘的怒火都被娘子幾點假淚打得煙消燄滅又打聽同居人家都說這幾天內並不聞娘子和英姑淘氣夢生肚裏尋思晚娘威逼四個字不成問題完全是自己的誤會夜間上牀時娘子的枕頭訴訟委實利害甚麼長甚麼短甚麼夤夜私奔甚麼席捲而逃一句句一聲聲鑽入夢生耳朵裏容易動聽一一發生效力從來枕頭訴訟和那尋常訴訟不同尋常訴訟有勝訴有敗訴枕頭訴訟只有勝訴沒有敗訴許多銅牌。

燦爛的大律師遠不及這個枕頭的神通廣大所以夢生聽了娘子的話一腔怒意都遷移到英姑身上幾天尋覓不得只歎了一口氣也就罷了朱氏滿肚詫異喚了夢生過來連連責備道這般賢淑的女兒無端走失了你怎不趕緊去尋覓況且走得詫異難保無人在暗地裏陷害你做老子的有要沒緊一天一天的冷淡下去叫旁人怎好着力夢生低頭不語隔了一會子冷冷的答道。 嬸子不去找他倒省了許多氣惱這般出乖露醜的女兒找了回來一發辱沒了門第（枕頭訴訟之效力見矣）朱氏聽了暗暗生氣這般沒答颯的男子人攬不走鬼攬直溜也只索由他待到星期日兒子健甫從地方廳回來朱氏婆媳把這事從頭至尾一一告訴健甫知曉健甫做了多年法官甚麼離奇的案件經歷了不少現在聽了這一番情由胸中早已雪亮趕向自己懷裏掏出一封書信授給婆媳倆觀看道這信昨天才寄到看了正自詫異恰才聽了情由

其中黑幕一發顯而易見婆媳倆不及回話先把信看了不看猶可一看這書信又是惱恨又是歡喜怎樣的惱恨惱恨得咬牙切齒怎樣的歡喜歡喜得眉飛色舞畢竟這封書信是誰寄來的信裏道着些甚麼婆媳倆因甚惱恨因甚歡喜到了以後自己分曉（爲續集第二十二回伏案）並非編書的筆下貪懶寫到這裏有意弄個啞謎兒頑頑實因這夜英姑怎樣失蹤尙不曾明白交代倘不補敍一番便覺得頭腦不清眉目莫辨編書的搦着一枝筆難寫兩處事沒奈何按下這邊補敍那邊健甫得書的緣由暫守秘密英姑失蹤的原委先行披露正是

晚娘涕淚無非假弱女遭逢大可憐

第二十三回 停針黹青燈說夢 報消息黑夜敲門

英姑失蹤的一夜正逢王培卿家裏大做佛事超度他的新死老娘早登仙界

鐘磬一敲銚鉞一響早引得同居人家的閑散婦女一顆心都按捺不住勃勃的齊從腔子裏跳出（此之謂無事忙）除卻朱氏章氏婆媳倆聲色不動照常管理他們的家政其餘的婆婆媽媽奶奶小姐沒有一個不貪瞧熱鬧沒有一個不受鐘磬銚鉞的影響大家胡亂吃過飯揩過臉（假如房東太太則臉都不及揩矣）都向墻卿那邊亂竄房東家裏的桂枝小姐第一個先告奮勇別事不打緊先把一雙眼睛拭了又揩揩了又拭預備放出光明在那禿奴身上打轉油瓶女兒小鈴也在人叢裏混出混進半夜三更不回來夢生娘子又把這礙眼的小丫頭遠遠的遣開了後面幾進房屋靜悄悄沒有聲息單有娘子和英姑兩人不曾離開自己的屋子英姑不喜瞧熱鬧出於本性無足爲奇娘子不出去自有他的用意他利用那人靜更深施行他的陰謀毒計怎肯輕離這幾間屋子英姑日常功課晚飯後總在燈下做些活計娘子也捏着一隻鞋

幫。湊着這盞美孚燈。陪伴英姑作工手裏。一針上一針下。縫這鞋。幫嘴裏一句長一句短。講些閒話。原來這幾天內娘子和英姑異常親熱。異常體貼。夢生到外縣去公幹多天。沒回來。娘子無事時常與英姑閑談。和顏悅色。全不露出晚娘的面孔。英姑做工到夜深人靜。娘子時時催他去睡。說大冷天氣受了寒。不是要的。英姑聽了暗忖。繼母真被我感化了。他初進門時。我立定主意。只要下氣怡聲。起敬起孝。天下沒有感化不得的人。現在正應着我的話了。因此滿懷歡喜。把娘子當做親娘一般。這夜娘子講了些閒話。漸漸講到夢生身上。娘子停着針。說道你老子出門多天了。也不寄一封信兒。全不想我們娘女倆記罷。我這幾天睡在牀上。總覺得心驚肉跳。昨夜三更時甚麼鬼使神差。給我一個預兆。早得了一個怪夢……英姑本來惦念着老子。聽得娘子這般說。停着針線。驚問道娘。(句)甚麼夢(句)你做(娘不曾做夢。英姑英姑。你卻在夢兒裏也。)

娘子把鞋幫和針線都放了，騰出手來，把盞美孚燈旋得亮亮的，又在自己胸口亂揉了一會子，然後輕輕的說道：英姑，這夢兒很奇怪。昨夜夢醒嚇出了一身冷汗，下半夜翻來覆去再也睡不穩。直到今天想着了夢境，胸口還勃勃的跳。現在這裏靜悄悄，這盞燈又是暗暗的，不肯發光。我把來旋得亮了，也好壯一壯膽。只是講便講，你卻不要膽怯，橫豎亂夢無憑，不見得有甚麼凶兆。你只放膽便了！這婆娘說了半天，不曾說甚麼。然而疑神疑鬼，若隱若現，惹得英姑的一寸心頭，陡起了驚風駭浪。呆瞪着秋波，注視娘子，專待他嘴裏，落出甚麼夢來。娘子道：英姑好女兒，（叫得肉麻，叫得心狠。）你是知書識字，玲瓏剔透，甚麼機關都參得破。（然而你的機關，卻不會參破。）不比做娘的，從小不會識字，是個囫圇木頭，是個一竅不通的粗坯。（然而識字的卻被不識字的所愚。）做了這個夢，委實詳解不出甚麼預兆，畢竟是吉是凶？你代我詳解詳解，昨夜。

三更時分夢見你的老子……說到這裏娘子側着耳向窗外細聽道呀這是什麼響這是敲門聲響黃昏時分誰在這裏敲後門好不奇怪英姑也側着耳聽隱隱聽得後面園裏真有敲門聲響娘子道阿呀這便怎麼樣後進住的人都到王家瞧熱鬧去了小鈴也不在這裏小丫頭又不曾回來我正心驚肉跳這門兒卻敲得可怕英姑道娘待我掌了燈陪娘去開門娘子道好女兒（又是）一聲好女兒有你陪我去便壯了多少膽說時英姑掌着燈在前面走娘子急匆匆的跟着沒多路便到了後園園外的叩關聲兀自未絕娘子道你莫先開了門待我問明了你再拔門外面歹人多休落了圈套英姑連連答應心裏卻佩服繼母有見識（且慢佩服）娘子詢問時外面人答道我是本埠的船戶載着李先生歸家船歇在後面小浜裏李先生要緊上岸心急步忙在那大青石一交絆跌跌得頭破血流還淌出許多又白又黏的東西敢怕是腦漿喚他

他不答扶他。他不起你們快打發人去瞧他。休得遲誤了。這幾句話嚇得英姑色色索索的抖。幾乎把手裏的燈都抖掉了。那時娘子一疊聲的喚着怎麼了。怎麼了。早拔去門閂。把那人放了進來。那人頭戴湯罐式的毡帽。身穿短襤。腳躡草鞋。手裏提着一碗紙燈籠。像個船戶打扮。英姑忙問着我那爹爹在那裏。那人挑起燈籠向西指道。離這裏約莫百十步路。你們快去看。視我敲門就擋。了一會子。現在李先生不知怎麼樣了。娘子道。好女兒。（又是一聲好女兒）你在家裏安坐着。待爲娘的隨他去看來。英姑慘聲兒答道。娘要去女兒也要去。阿呀。爹爹怎麼樣了。娘要走。快快兒走。（二字一淚，然而入其玄中矣）娘子道。你陪我走。很好我巴不得一步路便跨到你老子那邊。你手裏掌着的燈。待怎樣。這後門沒人看守。待怎樣。那船戶詫異道。阿呀。你們還耽耽擋擋不肯便走。李先生躺在地上。不知怎麼樣了。這盞燈暫時熄滅。後門虛掩了。此去沒多路。

我有燈籠照着你們走。英姑正在亂箭攢心般的當兒慌了。主見真個滅了洋燈。掩上後門。三個人向西行走。這後門外本是荒僻所在。若在日間還有疏疏落落的行人。太陽一落便斷了人蹤。何況這時已交深夜。又逢着月晦黑魃魃一發可怕。兩旁樹木枝枒北風又刮得緊。船戶挑着這碗紙燈籠在前引路。除卻這一星燈光。徧地都是黑暗。這燈光又一閃一爍。半明半滅。英姑扶着繼母一步高一步低。只管向西行走。他是十八歲的閨女。素來不大出門。膽又是很小的。現在爲着老子分上。一點孝心竟把這膽兒都膨脹起來。（可敬又復可憫）誰知行不多路。眼前霎時一黑。原來前面的船戶把燈籠打滅了。正待喚聲阿呀。樹林裏兩團黑影望着他。娘女倆迎面撲來。走到面前彷彿是兩個彪形大漢。娘子轉身便跑。英姑渾身發抖。兩條腿休想拔動。分毫說時遲那時快。在前的大漢先把娘子捉住了。在後的大漢陡的取出一幅布巾。把英姑連嘴。

帶眼一齊紮住。欲待掙扎，又有人扯住他兩手向後反接了，橫拖直曳，拖向河灘曳上小船。啞的一聲，這船兒待要開放，隱隱聽得他晚娘在岸上哭道：「你們要刦人，刦我去把我女兒放回了。」又聽得船上人罵道：「婆娘可惡，打他下水去！」一陣篙子聲響，接着水裏空籠殼落，分明有人墮落的光景。這船兒便飄飄的搖去，英姑開口不得，肚裏想繼母拚命救我，被強徒打落水中，看來難以活命。繼母繼母卻是我害了你也。（明明繼母害你，偏說你害繼母，英姑心地清白，不識機詐，故應作此語。）正是：

毒婦心腸逾虎豹 貞姬生命等蜉蝣

第二十四回 設毒計，婆子貪財；墮奸謀，英姑跳水。

在這當兒，夢生娘子卻立在岸灘，暗暗好笑。這空籠殼落的水聲，卻是娘子掇着黃石向着河心裏亂拋。有此一番掩飾，便使英姑落了圈套，也不疑到晚娘。

身上（毒極惡極）娘子肚裏自思英姑英姑你枉自知書識字卻受了不識字的擺弄可見人讀了書越讀越呆越讀越笨這些讀書人不是呆鳥定是笨貨（可爲徒讀死書者下一針砭）英姑英姑並非老娘布下毒計定要害你這也是你自作自受怨不得老娘誰叫你躲在牀鋪下偷聽老娘的祕密（冤矣英姑）誰叫你攬掇族裏的兩個婆娘前來干預老娘的家事（冤矣英姑）老娘新風新水進門沒多時卻吃了你兩番啞苦千朝怪不如一朝怪便怨不得老娘要下這條毒計：娘子盤算時這隻船兒已遠遠的搖去便也不敢耽擱拾起船戶掉下的燈籠身邊掏出預藏的火柴劃了十多根好容易把燈籠點了黑夜裏獨自回去一陣陣冷風刮面刮得娘子毛髮都豎連打了幾個寒噤低着頭只顧行走那裏敢擡眼行到半途驀地裏伸出一隻瘦長的胳膊一把抓住了娘子的衣袖（故作險筆）娘子喊聲阿呀這明明是英姑的死娘向我索

取女兒吾命休矣（故作險筆）比及把燈照時不覺撲嗤一笑樹枝兒抓住了衣袖有甚麼打緊不該疑鬼疑神自己恐嚇自己當下摔去了樹枝一路沒耽擱早已捱進了園門重點美孚燈把燈籠熄滅了園門只是虛掩着並不落門留些破綻做那英姑乘夜私逃的證據歸到自己屋子裏卻喜小鈴和小丫頭都沒回來人不知鬼不覺早把一隻眼中釘連根拔去隔了一會子小鈴回來娘子罵道小冤家深更半夜只在外面頑耍老娘等了你多時燈油都點乾了要睡便去睡休再捱延時刻說時便立逼小鈴上牀不許他燃點燈火小鈴本有倦意滾到牀上早呼他呼他的起了鼻息也不曉得英姑已睡未睡英姑牀上有人沒人小丫頭回來時娘子也同式的催他去睡比及兩人都已睡熟娘子才歸到自己房裏解衣就寢臨睡時一個兒自言自語道鮑乾娘鮑乾娘你的計畫委實是神妙不測變化無窮只怕諸葛丞相和你鬪心思也要輸服在

你乾娘手裏：娘子怎麼道出這話來編書的乘這當兒也要補敍幾句原來鮑婆子的丈夫鮑得標本是一個無惡不作的光蛋在廣東充當過幾年營兵（第三回中只說在廣東充當營長）新近又犯了刦案被人告發便星夜脫逃回家專和本地的匪類聯絡一氣日間吃太陽夜間吃月亮全靠着折梢訛詐胡亂度那日子鮑婆子和娘子時通往來他曉得娘子憎厭英姑同眼中釘一般看待他便在娘子面前獻個妙計說英姑的面貌兒很不惡倘然賣給人家不是一千定是八百穩穩的可以到手一來拔去了眼中釘二來死貨變做了活貨娘子聽了也心動單怕機事不密鞋子不曾做先落了樣婆子說自有萬穩萬全的方法不怕人家識破便和娘子幾番商議商議出這條計較打門報信的船戶便是婆子的丈夫鮑得標中途刦人的一个喚做趙大麻子一個喚做王老窩子都是販運私鹽的慣家拍賣人口的大王得標招同他們幹這忍

心害理的勾當：話既表明接說英姑被刦入船安放在艙板下面一陣咿啞的聲響這小船已乘夜搖去英姑待要叫喊掩住了嘴待要觀看遮住了眼待要掙扎縛住了手真是十分的恐怖十分的悲酸艙底地位又逼仄空氣又混濁英姑的面部又被布巾紮住險些兒把他悶死悶得慌時把頭顱在艙板上亂摩好容易把布巾擦鬆了卸落在頸下才露出眼耳口鼻大大的透幾口氣張眼看時黑魆魆不見甚麼側耳聽時船艙裏嘈嘈切切約莫有三四個人講話中間又夾着婦人聲音只是聲調很低隔著艙板一句都聽不清切但覺婦人的聲音很像鮑婆子再細聽時又不像鮑婆子婆子說的是湖南話這人說的是廣東話英姑疑惑惑不敢斷定他是鮑婆子編書的爽爽快快說他確是鮑婆子婆子因甚在船艙裏只爲他慣做媒常在各碼頭行走鮑婆子裏的七十鳥多半是他的手帕姊妹（爲後集桂枝事伏線）將來船泊碼頭時

招攬。主顧磋商。身價委實缺他。不得。他又因三個男子和英姑同在一船。端怕。弄出甚麼話巴。所以自告奮勇一定要隨船同做個監督。他這般舉動。並非。爲英姑計算。卻是爲他自己計算。一來他是慣吃酸醋的。不肯使他丈夫在女。人身上佔些便宜。二來他的欲望很大。靠着英姑是黃花閨女也好多索些身。價。所以一路看管得緊。無論那個都不許侵犯英姑。（我正替英姑捏一把汗。至此才覺放心。）他又操着廣東土白便教英姑聽得也不曉得他是誰。他向丈夫道。船底下好一會不聞聲息。倘然把他悶死了。這不是賠了功夫又折了。錢。依我的主見不如把紮面的布巾鬆去了。讓他透一透氣。得標道不行不行。他若叫喊起來。不是要的。趙大麻子道。他敢叫喊。俺這裏有快口。把他搠幾個窟窿。王老窩子在後船搖櫓聽着也插嘴道。他敢叫喊。我們三個人且先……說到這裏扯開了嘴。涎沫同流水般瀉下。婆子道。你們別多講。老娘自有道理。

(偏是你有許多道理)橫豎搖出了這條小港前面便是太湖前不見村後不見岸他便喊破喉嚨也沒人聽得從來瓶口紮得住人口紮不住他有了嘴怎能禁他叫喊停會了把他放出艙底一個兒軟騙一個兒威嚇先把他收服住了明朝停泊碼頭也不會起甚麼風波大家聽着都點頭贊成那時艙板下的英姑正自哀楚欲絕這夥賊男女商議些甚麼雖沒有聽得清切總之一定不安着好心他早備着一死甚麼事都不怕單怕這賊人施那強暴行爲點污了自己清白又聽得船底水聲湧洞約莫搖出了港在汪洋大河裏進行猛覺得艙板掲動伸下一隻大手把他一把拖起同鷄鷹抓住小雞一般擡眼看時一個四十多歲的莽男子滿面麻瘢狀貌凶惡粒粒麻瘢裏都有殺氣湧出右手扭住了英姑左肘挾着一柄雪色也似的快口禁止他聲張旁邊坐鮑得標却是嘻皮笑臉連說小姐別慌我們也不敢侵犯小姐只要小姐依着我們的

話。安安穩穩的坐在船裏待到明朝便送你到一處地方去享福。强似在晚娘手下捱打。趙大麻子道：「你若不依從且嘗嘗這快口滋味。」管教白刀進紅刀。子出鮑婆子匿在後艄。暫時不和英姑會面。王老窩子是色中餓鬼。一壁搖櫓。一壁扭轉了頭偷觀英姑的顏色。這時英姑忍氣吞聲央求他們先鬆了縛。那麼一切都肯聽從。趙大麻子便割斷了他縛手的繩。鮑得標也把他領下的布巾解去了。說時遲那時快。猛聽得後艄碎的一響。原來王老窩子瞧出了神。把這枝櫓都扭斷了繩。推落入水。一時慌着要打撈這櫓兒。鮑得標和趙大麻子也推開蓬窗。呆呆的向水裏瞧着。這時天色向曙。早露一線晨光。這枝墜櫓順着水勢向下流淌去。又見遠遠的一隻淺水兵輪迎面駛來。（爲續集第二十一回伏線）畢竟賊人心虛。正待把英姑重行納入艙底。說時遲那時快。又聽得砰的一響。英姑乘他們不備。奔赴船頭。一躍入水。賊人待要拖住。早已不及。

只見了浪花不見了人面（上回跳井是假、此回跳湖是實）正是
人面不知何處去 浪花打落女貞花

中華民國十二年三月初版

心史叢刊



(新舊家庭二冊)
(每部定價大洋肆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第一集 二角 第二集 每集
五分 三分

本書考據精詳。筆墨簡潔。苟手此一編。足抵
讀筆記數十部。妙在仍有小說意味。無研讀之苦。有開卷之
益。公餘以此爲消遣之品。不獨可增長見聞。即於清初歷史。亦瞭然
於胸中矣。

◎商務印書館發行

編纂者 吳縣程瞻廬
發行者 吳縣程瞻廬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商務印書館
長沙 潤州 南京 天津 保定 奉天 吉林 龍江
廣州 衡州 太原 開封 鄭州 蕪湖 南昌 南京
杭州 蘭谿 安慶 蘭州 漢口 漢口
福州 常德 潮州 成都 重慶 達縣
上海棋盤街中市
新嘉坡 雲南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商務印書館發行

涵芬樓精校

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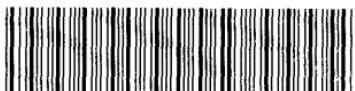
小

人

宋

燈下閒談佚名	一冊二角
稽神錄徐鉉	一冊五角
歸田錄歐陽修	一冊二角
凍水紀聞司馬光	二冊九角
東坡志林蘇軾	一冊五角
仇池筆記蘇軾	一冊二角
龍川別略志蘇軾	一冊四角
春渚紀聞何薳	二冊五角
玉照新志王明清	一冊三角
照新志王銘	一冊四角
齊東野語周密	二冊七角
梁溪漫志費袞	三冊九角
老學庵筆記陸游	二冊五角
齊東野語周密	一冊五角
史王得臣	一冊四角

石林避暑錄話葉夢得	二冊六角
澠水燕談錄孔平仲	一冊五角
珩璜新論	一冊三角
真子錄馬永卿	一冊三角
東原錄龔鼎臣	一冊二角
青箱雜記吳處厚	一冊三角半
投轄錄王明清	一冊二角
隨隱漫錄陳世崇	一冊二角
脚氣集車若水	一冊二角
雞肋編莊季裕	一冊二角
鶴林玉露羅大經	一冊二角
捫蝨新話陳善	一冊五角
下列四種不日出版	二冊六角
洪邁	洪邁
趙彥衛	趙彥衛



A541 212 0009 2626B

商務印書館發行

教育部褒獎

說小育教俗通

通俗教育。爲學校教育之輔助。尤爲今日之急務。本館編輯通俗教育圖書。歷有年所。下列各書。係教育會。審核呈。教育研究部。設通俗教育研究部。奉部令給予。褒狀已詳載政府公報。幸希。

秦漢演義前八角四冊
漢演義前八角四冊
秦漢演義前八角四冊

冰 義	塊 孤 埋 大 模 魯 濱 孫	魯 濱 孫	萬 里 尋 親
一 冊	一 冊 二 冊 一 冊 一 冊 二 冊	一 冊 二 冊	一 冊
大 本 六 册 八	大 本 前 後 编 各 四 册	大 本 三 册	大 本 三 册
雪 因	肉 離 石 荒 归 客 町	小 本 三 册	小 本 三 册
一 冊 二 册	一 冊 二 冊 一 冊 一 冊 二 冊	五 角 五 分	五 角 五 分
緣 黑	餘 感 留 歸 客 町	一角 五 分	一角 五 分
角 元 四 角	生 遇 石 客 町	五 角 五 分	五 角 五 分
	述 記 記 記 記 記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再 繢 賢 鄉 電 磚 二 義 梯 鷺 苦 孝 愛 馨	子 英 孝 一 冊
賢 妮 里 影 司 同 小 流 儿 女 耐 童 報 仇	二 册
各 二 册	三 册
再 繢 賢 妮 小 善 樓 刺 同 小 流 儿 女 耐 童 報 仇	三 册
各 五 角	六 角 五 分
傳 角 傳 人 臺 分 記 角 錄 傑 角 記 角 記 角	七 角 五 分
傳 角 傳 人 臺 分 記 角 錄 傑 角 記 角 記 角	九 角 五 分

6973

